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23) 01 - 0095 - 09

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

■ 冯东兴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台湾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斗争。1950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就是这一系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阐释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联合国期间，代表团积极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有力控诉了美国武力侵占台湾的事实，向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美国炒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揭露了美国试图推动“台湾中立化”的企图。由于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参加会议之时，抗美援朝正在进行中，所以代表团还审慎应对了有些国家提出的“朝鲜停火建议”。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使国际社会增强了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及确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外交人员也从这次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开展国际交往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代表团；联合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1950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阐释关于台湾问题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依据多种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对此次新中国代表团的联合国之行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阐述。

一、新中国代表团首次联合国之行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个大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我们党正确分析新中国成立之际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立足实际，着眼长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明确宣布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与此同时，美国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美国的支持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

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迅速介入其中，而且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碍中国国家统一，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试图推动“台湾中立化”。围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台湾问题，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斗争，多次致函联合国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的合法性，要求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并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破坏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行径。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正是这些外交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新中国一直十分重视，并对此进行了积极谋划。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日，便发表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1 月 15 日，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指出：“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经变成了一小撮流亡分子

的御用工具，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1950年1月7日，毛泽东在率团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就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斗争方式上与苏联取得共识：由新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声明，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蒋廷黻继续为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在新中国发表声明后，苏联将通过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迫使蒋廷黻离开联合国安理会。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罗慕洛、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要求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2]周恩来致电后，苏联代表马立克配合行动，很快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发言，支持中国的声明，提案要求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安理会的“代表”。^[3]美国遂以程序问题为由，宣称“蒋先生的全权证书仍然有效”^[4]，拒绝新中国的合理要求。马立克随即宣布，在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前，苏联将不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5]1月19日，周恩来进一步致电罗慕洛、赖伊，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催促联合国尽快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

[1]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538页。

[2]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3] 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的发言——支持1月8日周恩来外长声明并首次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提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4] 《美国代表葛罗斯在安理会的发言——认为蒋帮代表权证书有效并声明全权证书问题为程序问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9页。

[5] 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的发言——声明在开除国民党代表以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35-36页。

然而，赖伊也按照美国的说辞进行敷衍塞责。^[6]结果，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介入其中，同时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碍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为了掩饰其侵略意图，杜鲁门政府开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先前立场，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主张台湾的地位应由对日和约或联合国决定，企图推动“台湾中立化”“台湾问题国际化”。6月27日，就在派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当天，杜鲁门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7]。

美国侵犯中国邻国并阻挠中国统一的霸权行为，激起了新中国的强烈抗议。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8]。同一天，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表达中国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9]但是，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为侵略者，武装干涉朝鲜内战，还组建了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堂而皇之地打起“联合国军”旗号扩大战争。

为了更好地在联合国舞台上批判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为，7月6日，周恩来致电赖伊，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周恩来首先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在中、苏代表缺席情况下通

[6] 参见《周恩来外长致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电——通知我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41-42页。

[7] 《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武装侵略朝鲜和台湾的声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90页。

[8]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91页。

[9] 参见《周恩来外长斥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91-92页。

过的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是非法的，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继而明确指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这一公然侵略的行动却又一声不响，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策的工具。”周恩来明确表示，“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1]

8月1日，马立克重回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安理会中批判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非法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2]8月4日，苏联进一步提出提案，建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3]8月20日，周恩来致电赖伊，申明支持苏联的提案，谴责美国对中国台湾等远东地区的侵略行为，要求“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需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4]。

中、苏对美国侵略台湾行径的批判，令美国感到被动。为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8月25日专门致信赖伊以向其施压，信中间顾历史，宣称美国的行动是“无偏袒的中立化行动”，而台湾是“一块由于盟军在太平洋的胜利而从日本手中接过来的领土。象其他这样的土地一样，它的法律地位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决定它的前途之前是不能够确定的。中国政府经盟国要求接受了该岛日本军队的投降，这就

是现在中国人在那里的原因”。^[5]怀着这样的“别有用心”，美国一方面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国民党当局获得联合国各项代表权，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拒绝新中国代表参加大会，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台湾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希望借助大会实现“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9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五届联大全体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言，表示“一切有关各方有充分机会表示它们的意见，并且都同意在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的时候不使用武力”，建议“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件具有特别及迫切重要性的问题列入议程”。艾奇逊还专门向赖伊施压，重申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中的观点。^[6]

针对美国排斥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推动“台湾中立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新中国进行了强烈抵制和坚决反对。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赖伊，要求联合国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非法代表开除，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等为代表团成员，准备参加9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9月16日，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杰伯及秘书长赖伊，强调关于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7]在美国的操纵下，五届联大通过了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大会的非法决定。^[8]但是，在苏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

[1] 《周恩来外长为安理会6月27日通过非法决议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09-110页。

[2] 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发言》，《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21-122页。

[3] 参见《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24页。

[4] 《周恩来外长为支持苏联代表8月4日在安理会的提案致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37-138页。

[5] 《美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为我指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事致赖尹的信（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40-141页。

[6]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五届联大全体会议上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73-174页。

[7]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04、303-304页。

[8] 参见《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五届联大拒绝我国代表参加的非法决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82-183页。

决议。^[1]

新中国代表受邀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斗争的重大成果，又是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继续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开篇。对此，新中国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和准备。在考虑代表团的人选时，周恩来首先想到了伍修权。伍修权虽然长期在军队任职，但也有对外联络的经验，尤其是精通俄语，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便于在联合国内与苏联协同作战，而且他先前的在东北工作期间还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因此，在周恩来举荐伍修权为代表团团长时，毛泽东也欣然同意。随行其余8人，也经过了精挑细选。顾问乔冠华，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擅长撰写国际评论；龚普生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熟悉有关业务；安东、陈翹则是国际问题和外事方面的专家；浦山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周砚外语、文采、口才一流；孙彪、王乃静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过硬。10月23日，周恩来致电赖伊，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2]

为了确定代表团赴联合国后的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周恩来提前组织代表团讨论，并由乔冠华牵头起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稿，经毛泽东、周恩来审议后备用。周恩来考虑细致，连代表团出发的日期、行程路线及注意事项等都一一作了交代。在为代表团饯行时，周恩来为代表团鼓劲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任务艰巨复杂，等于参加战斗，大家要齐心协力，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3]

[1] 参见《安理会关于邀我参加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决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62页。

[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416页。

[3] 《伍修权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二、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外交斗争

1950年11月24日，新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纽约。伍修权在机场庄严宣告：“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控诉案，能够在安理会上得到公正的处理。”^[4]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展开直接军事较量的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新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复杂艰巨的斗争。

（一）有力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并要求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新中国代表团11月24日刚到纽约，美国代表就故意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撤销对新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其理由是，新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暗含着承认新中国。美国的行为遭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埃及等国家也批评美国的提议。结果，会议表决否决了美国的提案。不甘失败的美国又出损招，要求当天就讨论中国的提案，企图让新中国代表措手不及，此举又遭失败。^[5]

为了配合新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11月27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指责美国非法占领中国台湾及其领海，揭露美国提出的所谓“福摩萨问题”是假借联合国掩盖侵略台湾的本质，强调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干涉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联合国应采取行动，制止美国在中国台湾的侵略行为。^[6]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在这次会议上亮相，虽然没有发言，但引起了广泛的

[4] 《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纽约机场上的谈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271页。

[5] 参见《伍修权传》，第153-154页；《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

[6] 参见《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五届联大政委会上关于“苏联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的演说及苏联提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272-287页。

关注。维辛斯基特意在中国代表入席时中断演讲，向中国代表团致敬。^[1]

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新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借助有利的时机，伍修权在安理会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伍修权开门见山，亮明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基本立场，并要求安理会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在具体的阐述中，伍修权首先强调了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指出：“对美国政府侵略台湾的控诉，本来是应该由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来进行，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始终被拒绝在联合国之外。”他强调：“联合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中国人民就没有理由承认它的任何决议或决定”，再次要求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其次，伍修权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论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追溯历史指出：“远在美国独立之前，台湾就已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顾了日本侵台史和台湾人民的反抗，详细阐明了中美英签署的《开罗宣言》关于台湾的规定，分析美国政府前后立场的矛盾，揭批美国侵略台湾的行径和意图。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批判美国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中立化”“侵略台湾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安全”等论调，强调“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是“美国政府长期侵略我国，干涉我国内政，企图独霸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并指出，“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接着，伍修权从更广阔的亚洲区域视角，揭批美国在亚洲军事侵略活动的特征，指出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美国加紧侵略、控制与奴役朝鲜、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与人民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伍修权

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公开谴责并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行；二是立即采取措施，促使美国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三是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2]

伍修权的演讲词长达两万余字，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会场却一反常态，座无虚席，从头至尾，全场鸦雀无声。在场的美国代表奥斯汀非常尴尬，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蒋廷黻耷拉着脑袋，手遮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演说一结束，许多人涌向伍修权等人热情握手祝贺。^[3]然而，针对中国强有力的控诉，美国提出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与其并案讨论。美国代表奥斯汀首先编造新中国侵略朝鲜的谎言，意图搅乱话题，混淆视听；接着在台湾问题上强词狡辩，罔顾先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文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继而又建议安理会搁置讨论新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把辩论议题限定在其主导的朝鲜问题提案。^[4]

为此，11月30日，伍修权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代表团此行主旨是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而美国却一直回避，反而试图转移话题。对于美国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中国绝不会参加讨论。“因为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内政，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伍修权进一步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略，保证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2] 《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演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289-308页。

[3]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195-197页。

[4] 参见《美国代表奥斯汀就“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演说(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308-312、314页。

[1]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192-193页。

与安全。^[1]

但是,美国竭力回避并设法把议题转向朝鲜问题。12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多数票通过决议,将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随后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在12月15日作出决定,宣布联合国大会不定期休会,在12月8日又通过决议,促使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也无限期休会。^[2]这变相剥夺了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继续发言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权利。

(二) 审慎应对一些国家提出的“朝鲜停火建议”

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之际,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正在进行直接的军事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迅速击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扭转了朝鲜战局。11月30日,气急败坏的杜鲁门甚至发出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威胁。^[3]而美国的狂妄失态,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担忧。因此,以印度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试图借机居中调停中美对抗,推动朝鲜停火。

早在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干涉朝鲜战争不久,一些国家就担心新中国卷入其中导致战争扩大化,试图推动苏联与美国合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希望能够打破联合国安理会僵局,主张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新中国代表取得安理会席位,以便推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4]8月份,尼赫鲁又同缅甸、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希望共同推

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5]10月7日,美国无视新中国的反复警告,“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逼近中朝边境。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印度等国推动朝鲜停火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希望借助新中国代表团联合国之行的有利时机推动朝鲜停火。因此,在邀请新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投票中,这些国家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临时结合起来的希望推动国际和平的一股力量,其中不仅包括以印度为代表的亚非国家,而且包括追随美国派兵参与朝鲜战争的英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他们的调停意愿是伴随着战争扩大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并且不能做到真正的中立。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他们并没有阻止,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他们却开始担心战争扩大化了。

关于代表团如何应对这些国家的停火建议,周恩来在12月3日给代表团的指示中态度非常明确,指明这是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周恩来要求代表团应“集中力量准备政委会发言”,以便再给美国“一个反击”,强调在和这些国家代表的谈话中,要集中在美国侵华侵朝的事实上。

“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凡言台湾问题目前不能解决者,你们应抓住这点证明美帝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并反问美帝可以在侵朝同时侵台,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台同时不能志愿援朝。”周恩来进一步指明:“我们要到处声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不得中国代表同意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而生的决议和办法都将是无效的和非合法的。”^[6]

[1] 《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驳斥奥斯汀谰言的演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315页。

[2]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199页。

[3] 参见〔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72-473页。

[4] 参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致斯大林及艾奇逊电——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12-114页。

[5] 参见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31-332.

[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574-576页。

12月5日,联合国13个国家就朝鲜问题向新中国发出呼吁,公开希望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1]对此,周恩来连续指示,强调代表团的中心任务依然是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对于瑞典、印度等国家的接触,周恩来结合朝鲜半岛战局,认为“纯系侦察性质”,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面对印、英、瑞或者赖伊等催问答复时,可分别告诉他们,我们希望朝鲜战事迅速停止,但“我们急愿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对停战条件的意见”。“至于你们,据我们所知,先生们既未受联合国委托,也未受美国委托同任何人谈判停战条件。何况,英国代表还和美、法、挪、厄、古等国代表一道已经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而这个提案正是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周恩来告诉伍修权等人,在与印度等代表交谈时,要强调“停战不是骗局”,“各国代表先生们如愿真正结束朝鲜战争,就应如苏联代表一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他”。^[3]周恩来指出,“赖伊完全是美国侦探”,“英帝要他对美帝略施压力,他都拒绝,故须防他挑拨我与亚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4]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中国代表团质疑先停战再谈判的观点,强调应先谈清楚有关问题后再谈停战,指出这些国家的愿望虽好,“但事实上是帮助美国,使其有喘息的时机,以便准备新的进攻”^[5]。

由于美国操纵联合国迟迟不再开会,新中国代表团决定离开纽约。为利用好最后的时机,再次揭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行为,代表团准备在离开前召开记者招待会。12月14日,周恩来就招待记者谈话稿指示,集中揭批美国对中国台湾的侵略,并就朝鲜问题强调,“坚持

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6]。12月16日,记者招待会在纽约召开,伍修权等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再次公开揭批美国对中国台湾的侵略和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行动,谴责美国控制联合国故意拖延开会、剥夺中国代表说话的机会,申明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重申中国“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7]的主张。

三、新中国代表团首次联合国之行的影响

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使国际社会深化了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明确了新中国关于联合国代表权及台湾地位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及确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首先,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对于新中国代表权的积极争取,为新中国在联合国获得更多外交支持,最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作了铺垫。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该由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逐出联合国。这之所以在当时未能顺利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反对和阻挠。这既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政策的体现,也是美国介入国共内战、侵入台湾海峡、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延续。为了使得自己的行为看上去“合理合法”,美国对干涉他国内政问题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华美的语言包装,一时蒙蔽了一些国家。新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后,不仅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且亮明了反侵略、反干涉内政的严正态度,揭批了美国在台湾、朝鲜等问题上的侵略本质,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新

[1] 参见《联合国十三个亚非国家就朝鲜问题致我国政府的呼吁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321页。

[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07-608页。

[3]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36页。

[4]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63页。

[5] 《伍修权副部长出席安理会情况报告》(1950年1月10日),外交部开放档案,档案号113-00064-01。

[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42-643页。

[7]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兴民族独立国家中产生共鸣,为新中国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为之后新中国解决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作了铺垫。

代表团离开联合国后,新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一切合法权利继续进行斗争。伴随着国际力量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联合国内亚非拉成员国的增加,美国要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越来越困难。1971年10月25日,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突破美国的阻挠,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其次,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郑重宣告,向国际社会明确了新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和原则。当时海外有人评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无疑应该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如此痛快的指责,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1]。新中国代表团离开纽约后不久,1950年12月22日,在答复联合国有关决议时,周恩来再次强调,“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2]。从1955年到1970年间,在断断续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中方立场坚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1971年5月,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中,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进一步明确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等原则立场。^[3]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加之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实,公开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1972年2月,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表

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4]。1978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再次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指出在此范围内,美国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质疑。无论是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对于美国侵略台湾的集中控诉和对台湾问题立场的郑重宣告,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作出的其他多种努力,都充分说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最后,新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使新中国外交人员积累了开展国际交往的宝贵经验。此次联合国之行使代表们认识到,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成立非常关注。经过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代表团对联合国的议事程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同时通过会外与不同国家的接触,代表团也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及亚非拉国家并非完全支持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存在一定的分歧。^[6]在代表团离开美国之后,新中国仍然关注并注意分析这方面的动态,为制定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提供依据。1951年1月2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总结志愿军入朝第三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时指出:胜利“给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造成了从来没有的混乱,使其矛盾和分裂也因此而加深”。英国在追随美

[1]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6页。

[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88页。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

[4] 《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6] 参见《伍修权副部长出席安理会情况报告》(1950年1月10日),外交部开放档案,档案号113-00064-01。

国政策上动摇，“它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两面派态度，渐渐地要跟美国闹别扭”。“在东方，靠近我们的还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还有阿拉伯及非洲一部分国家都害怕战争，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表示中立。”^{〔1〕}基于这样的认识，新中国更加重视运用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拓展

了外交活动的舞台，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朝鲜问题中的中立国家地位和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20BSS026）

〔作者冯东兴，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河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开封 475004〕

（责任编辑：茅文婷）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43页。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要目

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鼓舞和指引下推动
新中国史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朱佳木）
深化新中国史研究 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
（杨胜群）
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王炳林）
研究国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辛向阳）
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繁荣发展
（宋月红）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
（1949—1954年）（徐行）
进一步深化对红旗渠灌溉工程的学术性研究
（郭双林）
20世纪80年代上海青年服务队再研究
（林升宝 张恽）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发展
（胡荣荣）

1949—1952年黑龙江地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研究
（杨越）
从体制转型到国家治理：海外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的重心转换（王可园 齐卫平）
卫生何以服务于工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车间医师制引入、
运作与效用（李彪）
1950年寒衣劝募运动研究（章舜粤）
初级社带动下的互助组第二次大发展
（1953—1955年）
——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考察（秦世洪）
深刻认识砥砺奋进的新时代这十年
——读《新时代这十年》丛书（李毅）
凝聚时代共识 书写时代华章
——《新时代这十年》丛书评介（王均伟）